

# 日本汉方药传承保护经验及对我国中药保护的启示

张焰斌 杨年富

成都中医药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中国·四川 成都 611137

**【摘要】** 中医学与日本汉方医学同源异流、同根异枝。我国中医学自隋唐时期传入日本后, 经过日本本土医师历经近 1500 年的发展, 已将其转化为符合日本国情、具有本土特色的日本传统医学。日本汉方医学受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影响, 历经兴盛、衰落、复兴三个阶段。这其中关于日本汉方药在药品研发、规范标准、人才培养等方面的经验, 对于我国加强中华传统文化发掘、东西方文化交融、医药卫生体系建设等多方面都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 日本汉方药; 传承保护; 中药保护; 启示

**【基金项目】** 四川省区域和国别重点研究基地日本研究中心 --- 日本汉方药传承保护经验及对我国的启示 (2019ryw009)。

## 1 日本汉方药的历史简述

公元 562 年, 吴人智聪携带《明堂图》等医书 164 卷自高丽抵达日本<sup>[1]</sup>。公元 8 世纪, 日本效仿唐制形成了一套体系较为完整的日本汉方医学。唐朝灭亡后, 中日官方往来中断, 但是民间商贸与僧侣的医药交流仍较为频繁, 历代中医学典籍也因而继续传往日本。当印刷术传入日本后, 中医学典籍的印刷出版数量得到提高, 并促使其在日本各阶层中广泛传播, 汉方药也逐渐得到日本民众的认可与支持。明治 2 年 (公元 1869 年), 日本政府采取全面西化的国策, 汉方医生的医师资格制度被议会否决, 汉方医学几乎濒临绝境<sup>[2]</sup>, 并且随着荷兰医学传入日本, 以及英美等西方列强对日本的侵略, 西方医学逐渐占据日本医学主导地位。直到二战结束以后, 受经济、社会、文化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 日本开始重新认识汉方医学, 并持续重视汉方药的传承、保护与创新工作。

## 2 日本汉方药传承保护的特点

### 2.1 强调方证相对, 依据实用主义吸纳中医典籍

中医学以《黄帝内经》中的“阴阳五行”等学说为指导思想, 对病患实行“辨证论治”。而日本汉方医学则以《伤寒杂病论》为指导思想, 仅保留其中实用部分, 淡化其经络、穴位以及哲学思想等部分内容。这其中, 日本古方派代表吉益东洞极力推崇“实证亲试”, 注重实效, 反对理论上的穿凿附会, 并在《医事或间》中明确表示:“医者治病者也, 治病者方也, 故医学之学仅言方”。因此, 《伤寒论》《金匮要略》等中医古籍在传入日本之后被深入“剖析”, 一些看似并不实际存在或没有实际作用的部分被直接摒弃。

临床方面, 大部分汉方医生只根据病名或症状对症下药, 其遵循的是一套和西医对上号的西医之理<sup>[3]</sup>。这种对于病机的简化和治疗的实用化, 以及不依据“三因制宜”诊断病情、开方治病的情况。这在实际用药的过程中出现过反面案例。1989 年日本首次出现服用小柴胡汤引起间质性肺炎现象, 这让人们开始怀疑汉方药是否存在毒副作用。然而, “小柴胡汤事件”的真实原因是因为日本医生脱离中医理论, 不进行辨证施治, 而是因病施药。因此, 日本汉方药虽然源自我国上千年的传统医学经典, 但只是日本汉方医师对症下药的工具。对于中医学中部分“精华”的舍弃也在一定程度上放缓了汉方医药的发展速度。

### 2.2 落实规范标准, 依据社会需要选择汉药剂型

日本汉方药在原药种植、生产加工、包装销售等环节都有严格的质量管理标准。1987 年, 日本公布汉方制剂行业的《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GMP), 并随着时代发展、技术进步而将其不

断完善。在生药种植、采购阶段, 尽管日本资源有限, 但其大量进口中国生产的生药, 并先后在中国成立了几十个 GAP 基地以确保生药来源稳定, 其 GAP 基地数量是同时期北京同仁堂的数倍。此外, 日本对于生药的金属残留量、农药残留量、微生物含量、药效成分含量等方面都有明确标准, 对不达标的生药一律不予使用。在药材加工阶段, 日本汉方药企业依托科技创新, 在确保药材加工安全合理的情况下, 不断提升汉方药中的有效成分含量, 并在药材粉碎细度、提取次数、浓缩方式、干燥方法等多方面制定了严苛标准, 形成了一套完整可复制的模式应用于更多汉方药的生产过程。在药品包装销售阶段, 日本汉方药企业也在不断优化产品包装和营销推广策略。根据日本汉方生药制剂协会统计显示, 汉方药的生产总额也已于 1976 年的 9,558 万日元增至 2019 年的 198,434 百万日元<sup>[4]</sup>。

其次, 在日本汉方药的研发生产过程中, 汉方药生产企业根据社会需要选择汉方药的剂型。我国传统中医遵循“三因制宜”, 对不同患者施用不同剂量和配伍的药方。因而, 中医药多选用汤剂等易于调整用药剂量的剂型以满足不同人的需求。日本汉方药则主要以散剂、颗粒剂、片剂、丸剂、胶囊剂、口服液、气雾剂七种类型为主, 其中以颗粒剂居多, 这不仅继承了汤剂和成药的优点<sup>[5]</sup>, 还在较大程度上满足了日本社会的普遍需求。二战后, 随着日本经济快速复苏, 其社会性问题日益凸显。日本追求高效率的高强度社会生活状态, 促使了日本汉方药多选用颗粒剂、丸剂等便于携带和服用的剂型, 以解决大多数病人因工作等原因无法方便服用汤剂的问题。

### 2.3 重视研发创新, 依据多元育人培养汉药医师

日本汉方药在技术创新、药品研发、市场推广等方面都得到了政府和企业的高度重视。日本政府早在 2002 年就划拨近 1.72 万亿日元研究经费, 利用高科技手段加强对中药的研究开发, 极大推动了汉方医药的发展。并且, 根据日本经济产业省 2021 年科技相关初始预算显示, 健康医疗仍是其预算投资的重点内容; 其次, 日本最具代表性的医药企业 (津村、钟纺、大衫、帝国、本草) 早在十几年前便会将每年销售收入的 10%—20% 投入到技术创新、药品研发等方面, 这为日本汉方药的传承保护、研发创新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和保障。

此外, 日本十分重视汉药医师人才的培养。根据明治维新后的法律规定, 所有开具汉方药的医师都需要完成所有西洋医学学习并取得医师资格执照, 因而大多数日本医师在获得从医资格后若想使用汉方治疗病人, 则需要进一步学习汉方医药。据统计, 使

用汉方药的医师占72%，其中有70%的医师用药时间达10年之久<sup>[6]</sup>。日本的这些相关政策，促使日本医师成为复合型人才。他们能够集东西方医药学所长，在更好医治患者的同时不断促进汉方药的创新。而且，在日本高校医学教育中，自2001年日本文部科学省发布《教育核心课程设置》以来，开展汉方医学课程的大学数量在持续增加<sup>[7]</sup>。目前，日本有80所大学开设汉方医学课程，20余所大学设有汉方医学和生药研究部门，相关研究人员近3万人<sup>[8]</sup>。这些人才储备成为了日本汉方药发展的强大推动力。

### 3 日本汉方药传承保护经验对我国的启示

#### 3.1 深入发掘传统文化内涵，广泛凝聚发展共识

中医药学是中华民族的瑰宝。日本汉方医学虽存在废医存药、弱化中医哲学等现象，但我们不能否认日本对中医药典籍的保护，以及中成药的传承保护与研发创新等方面做出的积极贡献。据相关统计，日本对中医古籍的贮藏仅次于我国，在内阁文库中藏有明、清版本的中医古书1593件、11554册，保存了很多中国已经失传的古籍<sup>[9]</sup>。因此，我们要进一步重视中医古籍的发掘、整理、研究工作，不断提升对中医古籍的保护与利用能力，继续用好中医药学这把钥匙，打开中华文明宝库。

日本虽保留大量中医古籍，但其缺乏对于中医古籍的研究与探索，导致日本汉医基础不够扎实，西方医学的冲击更是使得日本汉方药像中像西，却非中非西。因而，随着近年来“天回医简”等一大批中医古籍的发掘、整理、保护、研究工作取得的一系列成效，进一步启示我们：发掘传统文化中的内涵价值势在必行。我们要在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的光辉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旗帜鲜明地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凝聚更加广泛、更为深厚的共识，不断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 3.2 理性分析东西文化差异，博采众长兼容并包

明治维新时期，日本迅速崛起走上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同一时期，日本汉方药因西方医学的“反客为主”而逐渐走向衰落。西方医学通过现代化的手段使病情“一目了然”，其治疗也更加“立竿见影”，逐渐得到日本民众的广泛青睐，占据日本医药学界的主导地位，日本汉方药在这一时期的传承与发展跌入谷底。直到二战结束以后，随着日本经济社会的逐步恢复与发展，日本民众对于汉方药的需求也在日益增大，日本汉方药发展才被重新重视并得以恢复。此后一大批日本汉方药企业借鉴西方医药的研发、生产、销售等制度模式，实现了日本汉方药的复兴发展。

纵观日本汉方药在明治维新运动后的历史，我们要借鉴日本汉方药发展中关于东西方医药融合的有效做法，正确理性地对待外来文化，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真正做到东西方文化的融合发展、共同进步。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过程中，我国持续坚持中西医结合、中西药并用的方法，充分发挥中医药治未病、辨证施治、多靶点干预的独特优势，全程参与、深度介入疫情防控，有力地证明了中医药在疫病防治中的实力。随着科技的发展进步，美国科学家在《Scientific Reports》杂志中发表论文表明，通过高科技显微和能量场技术，已经发现人体存在一个光导能量系统，这个系统与中医所提到的人体经络完全吻合。这可以说明经络学说是具有科学依据的，我们需要把中西方医学、科技、文化等方面有机结合，更进一步促进我国中医药事业的发展。

### 3.3 持续完善医药卫生体系，突破壁垒促进发展

医药卫生事业与人民群众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息息相关。探究日本汉方药传承与保护的实效，我们可以发现日本对于汉方药在专利保护、质量管理、专业人才等方面都在不断地创新与发展。首先，日本为了促进汉方药产业的不断发展，十分重视汉方药的知识产权保护和管理，实施了专利网战略、仿制战略和专利先行战略<sup>[10]</sup>，以占据对特效汉方药专利保护的有利条件；其次，日本重视汉方医师人才的培养。根据日本厚生劳动省的规定，各大学的医学部已将东洋医学指定为必修课程<sup>[11]</sup>。

因此，我们要用好专利这把“利剑”，积极开展中药全过程全链条的保护工作，将中药研发生产的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并且进一步深化科技创新创造，突破“卡脖子”问题，真正做到科技自立自强，从而依靠科技赋能中药传承与创新；其次，我们要加大对于中医药传承与保护的投入力度，制定相关政策，鼓励更多的科研院所、企业、社会组织等机构积极参与中医药的保护传承、创新研发等工作；最后，政府、高校、社会等方面要重视中医药人才培养工作，不断提高中医药人才培养的内涵和质量，持续完善相关制度，切实为中医药事业的守正创新提供源源不断的人才动力。

### 4 结语

中医药与日本汉方药渊源深厚，我们需要在日本汉方药的传承与保护中深入思考、总结经验，以更加包容客观的态度加强与更多国家在不同领域的交流合作，持续推进中医药事业发展，多措并举全面贯彻落实健康中国发展战略。

#### 参考文献：

- [1]潘桂娟,樊正伦.日本汉方医学[M].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4,676.
- [2]杨晶鑫.近世日本汉方医学变迁研究[D].吉林大学,2008.
- [3]刘金生,侯泽民.中医药在世界[M].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2009,281.
- [4]日本汉方生药制剂协会(JKMA).薬事工業生産動態統計年報[EB/OL].东京:JKMA.2021-3-19[2021-11-23].<https://www.nikkankyo.org/seru/movement/R01/all.pdf>.
- [5]董丽丽,李野,刘春波.日本汉方药发展概况及其借鉴意义[J].国际医药卫生导报,2004(13):66-68.
- [6]董立延.日本汉方药发展概况与我国中药业发展策略[J].自然辩证法研究,2007,23(7):91-94.
- [7]刘薇,武锋,马骥,张小雪.日本汉方教育现状及对中国中医教育的启示[J].环球中医药,2016,9(12):1534-1537.
- [8]王诗恒,刘剑锋,秦培洁,董臻,党迎迎.日本汉方药产业管理现状概况[J].世界中医药,2021,16(02):351-354.
- [9]赵建,张俊博.浅论中医学与日本汉方医学[J].内蒙古中医药,2012,31(15):121.
- [10]郭晓,郁洋.日本汉方药的发展及对我国中药产业的启示[J].亚太传统医药,2007(09):9-12.
- [11]田中耕一郎.日本东洋医学的现状与发展趋势[J].中医药导报,2016,22(12):1-4.

**作者简介：**张焰斌(1998—)，男，汉族，成都中医药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通讯作者：**杨年富(1974—)，男，汉族，成都中医药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传统文化、知识产权。